楚辞山水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冯　进
(海军陆战学院 政工系,广东 广州 510430)

[摘　要]　楚辞有蔚为大观的动植物景观,其生态学功能,借用孔子的话说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要恢复人类久已式微的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进而找回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通的亲缘关系。楚辞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开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刻画,创造了美不胜收、情景交融的艺术造境,展示了先民动容造化、珍爱自然的生态情感。楚辞中有大量诸如"游目"、"周流"这样表现审美意识的动词,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正是对自然生态一往情深的家园意识的反映。

[关键词]　楚辞;　山水;　生态
[中图分类号]　I207.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088－05

中国的山水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到东晋陶渊明、宋初谢灵运时才真正把自然山水当成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表现,山水诗形成。盛唐时山水诗达到全盛状态,王维、孟浩然的创作把山水诗推向顶峰。

山水诗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山水画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展示了国人独特而美好的心灵,揭示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艺术境界和生态伦理境界。楚辞虽然如司马迁所说主要是"发愤以抒情",并不是对自然美的专门描绘,但又处处不离自然,是中国山水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智慧,称得上一座生态智慧宝库。

一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楚辞动植物景观的生态学功能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认为不同的人读楚辞可以有不同的收获:才高者莞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意思是说,楚辞最高妙之处在其匠心独运,谋篇布局的工夫,其次是其语言丽雅令人惊艳,再者是山川景物描写出众,最不济连孩童读楚辞尚能借机认识众多的物种。

的确,进入《楚辞》的世界犹如进入一座旷大的自然生态公园,令人叹为观止。这里动植物品类繁盛且又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芙蓉、菊花、兰、芷、杜蘅、木兰等香花美草芳香四溢竞相开放;鹙鸟、凤凰、鸱鸮、鸩鸠等各种鸟类翱翔鸣唱其上;封狐、麋鹿、猿狖、赤豹等走兽咆哮徘徊其间;还有水鸟和鱼类嬉戏出没其波。当代著名楚辞学专家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中寻检出动植物就高达 332 种,其中植物类 146 种,动物类 186 种[1]135。由此可见,《楚辞》所展现的物类品种之盛真正堪称大观。

要追问何以在楚辞中形成这种蔚为大观的动植物景观,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是楚地自然生态原始的客观反映

艺术来源于生活,楚辞中的动植物不是凭空捏造,空穴来风,乃是楚地自然生态的真实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早就指出:"若乃山林泉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一种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样式。楚国地处江汉之间,日照强烈,雨量丰沛,自然物种丰富多姿,有着奇丽秀美的自然景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楚国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王夫之也提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2]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耕作生活在这方

[收稿日期]　2013－05－05
[基金项目]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研究"资助(编号:09CZW011)
[作者简介]　冯进(1974－),女,湖南岳阳人,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副教授。

水土上,楚地的自然生态一一映入脑海,通过作家头脑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

其二,是亲和山水主观意识的反映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当人们怀着惶恐畏惧心理面对审美对象时,是无法进行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的。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自然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神秘的力量与人类对立着,人类只能凭借自身朦胧的意识去解释自然事物及其变化,将他们"人格化"、"神化"。这种由于对自然的不理解而产生敬畏乃至崇拜的现象,是人类蒙昧时期共有的文化现象。班固《后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楚地巫风盛行便是自然崇拜的表现。

楚文化中的青龙白虎、凤凰朱雀等动物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而植物由于具有祀神悦神、驱邪祛毒、治病健身等神奇力量,更受到先民的敬畏乃至崇拜。同样,北方文化的代表——《诗经》里面也有很多祭祀山川的诗歌。但是与《诗经》中表现出的敬畏、恐惧心理不同,到了楚辞中,自然山水一改其神秘狰狞的面貌,变得可亲可敬:《离骚》中屈原驷玉虬(驾着白色神马)、令羲和(太阳神的驾车者)、驱望舒(月神的驾车人),神灵任由驱遣;《九歌》里的神仙与人杂居,可恋爱、可抱怨;香花美草可佩戴、可饮食、可种植、可馈赠。这固然一方面是由于楚辞创作的年代是理性觉醒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楚地自然环境优越,百姓基本上衣食无忧,从而容易达成人和自然的和解,产生亲近自然的朴素感情。正是因为亲近自然、信赖自然、热爱自然,对大自然抱有深切的情感,诗人才会如获至宝、如数家珍般对自然物种进行罗列展示。

其三,是获得精神愉悦和满足的需要

人首先是为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同自然发生既依赖又对抗的复杂关系,除此之外,人与自然还有更深刻的联系。诗人通过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摹写:各种各样的山、各种各样的水、各种各样的草木、各种各样的鸟兽,……从中获得了一种关乎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从而极大地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这种愉悦和满足不带任何功利,有点类似儿童在游戏中所获得的感受。这是楚辞动植物景观形成的最深刻原因之所在。后世读者也有幸能从这些描摹中想象楚国先民繁花似锦、鸢飞鱼跃、凤舞龙潜的生活图景,勾勒楚民族热爱生活、勇于探索、自信充实的民族性格。当然,这种精神愉悦绝不等同于泛泛而谈的快乐,至少屈原不给人快乐的感觉。诗人在官场遭遇沉重打击百感交集,却在流连山水时找到发泄的闸门;在对香花美草的极尽铺陈中,坚定了理想、重拾抗争的力量;在《九歌》惝恍迷离的山水中找到片刻的安慰和宁静。自然山水就是这样抚慰诗人的受伤心灵,李白、苏轼等后世文人都深谙其道。

文明社会的现代人对楚辞当中有关自然万物的细微区别和具体知识已经倍感陌生了。孔子曾指出读《诗经》除了可以"兴、观、群、怨"外,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由《诗经》、《楚辞》这类典籍,恢复人类久已式微的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进而找回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通的亲缘关系。孔子的期望所蕴含的人类生态意义当作如是观。

二　"动容造化"——楚辞山水景物描写的生态之美

楚辞是中国山水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其山水景物描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有的篇章,如《高唐赋》无疑是一篇以大自然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作品,堪称中国山水文学之祖。对比《诗经》和汉赋,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楚辞在表现自然美方面的巨大成就。

和《楚辞》一样,《诗经》和汉赋当中都记载有大量的动植物品种。据孙作云先生统计,"《诗经》305篇,共记载动、植物 252 种;植物为 143 种;动物为 109 种。"[3]汉赋从楚辞脱胎而来,在动植物记载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广泛采用"博物志"式的写法,被后人视为类书、字典。诚然,《诗经》和汉赋二者都多言鸟兽草木之名,但在自然美塑造上,却不敌楚辞。汉赋过犹不及,脱离了纯文学作品的范畴,读起来鲜有美感,味同嚼蜡。《楚辞》作为无与伦比的文学典范从而区别于此。即使是《诗经》,毕竟是早于楚辞二三百年的诗歌,在这方面仅占初创之功。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说过:"《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涉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楚辞》则"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而写景。"[4]此论颇为精到。楚辞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开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刻画,真正开创了中国诗歌摹山范水新的里程碑。

楚辞写景最显著的特点是景物与情感的抒发体合无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感受。可以举二三例证明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

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明代胡应麟《诗薮》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形容秋景入画"。二句将拂面的秋风,潋滟的微波,缤纷的落叶融为一体,勾勒出八百里洞庭的无边壮阔和不尽秋意。不知是抒情主人公因为先心伤而后才满目伤心色,还是见此秋情秋意,而后才忧从中来,抑或是愁情与秋情互为因果,推波助澜。"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既是景语,亦为情语,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涉江》

明朝陆时雍《楚辞疏》曰:"《涉江》,山水生愁,云物增慨,此便是后来诗赋之祖。"屈原一入溆浦,不知所往。触目所见,无非幽深昏暗的山林、猿猴哀鸣其间。高山深谷,不见天日。雨雪纷飞,烟云笼罩。一派凄冷荒芜,人烟罕至,无怪乎屈原发出"幽独处乎是山,人生无乐"的感慨。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薄寒之中人。

——宋玉《九辩》

宋玉年逾六十,自伤不遇,因秋而感,遂成此作。作者将秋与失意悲伤有机地联在一起,开创了悲秋的题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大母题。总起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然后从秋天的各种景物以及给人的感受来摹写秋之悲:草木在瑟瑟秋风中脱落,红衰翠减,天高地阔,水清无声,一派萧索。寒气逼人,凄凉之感如爬山涉水,人在旅途,作者直呼自己已经被这种寂寥凄惨之景深深"中伤"。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把中国诗歌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中"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5],楚辞中的山水普遍带有感伤色彩,是抒情主人公愁情的投射,可谓典型的"有我之境",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境界亦得此神韵。

楚辞山水景物争奇斗妍、夺人耳目。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用"朗丽"、"耀艳"、"惊采艳艳"、"艳溢锱毫"等语汇形容楚辞,并云"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以得奇","丽"和"奇"确实是楚辞山水景物描写的突出特点。

楚辞山水的"丽"首先在视觉上表现为色彩的艳丽:在《离骚》中,屈原的服饰是"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诗人审视自己的装扮是"饰之方壮",乃有"周流观乎上下"的举动: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离骚》

凤凰展翅高翱,飘风如影相随,云霞彩虹纷至沓来,屈原的队伍真可谓"纷总总"(林林总总,盛大壮观)、"斑陆离"(色彩斑斓的样子)。这样从视觉入手写得光彩照人、艳丽夺目的例子不胜枚举: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云中君》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

——《远游》

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

——《大招》

……

除了从视觉观色,诗人还全方位地开放自己的官能感觉去体味自然,诗歌中结合听觉观声、嗅觉觉味的例子也不少: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

——《东君》

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

——《悲回风》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离骚》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少司命》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东皇太一》

……

对比儒家推崇的"绘事后素",道家推崇的"素朴",楚人确实更欣赏一种繁复鲜艳、浓郁强烈的自然生命的美感。这种由味、声、色三位一体构筑起的"惊采艳艳"的美感深刻地影响了汉代乃至后世的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

《诗经》中用于比兴的山水景物,大多取自眼前所见之实景。到了楚辞,除了一部分山水景物具有真实性之外,大量采用虚拟山水景物来作比兴象征。这些景物大都来自后人非常陌生的神话传说,形成了楚辞"奇"的特点。刘勰列举了其中的"诡异之辞"有: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谲怪之谈"有: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

伯三目。这些诡异谲怪之言使得楚辞倍受正统儒家的指责和诟病。其实,屈原的这些虚幻性山水景物描写,与楚辞富于浪漫情调的整体风貌是浑然一体的,它是屈骚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家园意识”——“游目”而观的最高生态启示

楚辞文本当中出现了大量表示“游目”、“周流”、“流观”的词语。试举几例: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离骚》

遵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离骚》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离骚》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离骚》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云中君》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

——《少司命》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湘夫人》

曼馀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哀郢》

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

——《远游》

以上带横线的词语虽然在《易经》、《老》、《庄》等典籍中都时有提及,但如此大规模集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第一次。姜亮夫总结得出“屈子二十五篇中所用观视类字,约二十四五字,每字使用次数不定,约共得百次左右”[1]24。“观”不是一般的观察之意,而是表“观赏”、“欣赏”之意,是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楚辞当中的“观”加上“游”、“流”等字眼则表示这种“观”不是止于对一事一物的静态的欣赏,而是力图“经营四方,周流六漠”,对宇宙天地进行全方位地、俯瞰式的动态观照。历来圣贤诗人都喜爱登高壮游:《离骚》中屈原驾飞龙、乘鸾凤几次飞升出游;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庄子爱作逍遥游;李白“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海”;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辛弃疾“爱上层楼”等等。画家更把这种游览方式付诸画面空间,中国的山水画就是这一视角观照下的结果。西方绘画普遍采用焦点透视法,即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去描绘所看到的景物,由近及远层次井然,光线明暗符合物理,仅描写视线范围内的景物,因而所绘极为有限。中国山水画钟情于展现层层叠叠的山,莽莽苍苍的云,尺寸之间可以容纳万千山水。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原因还在于中国画家在观照天地万物时,其视线是仰观俯察、流动宛转的。

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艺术为什么独独钟情于这种审美方式?屈原被深广的愤恨、炙热的激情灼烧,内心片刻不得安宁,因此不可能安于一隅,玩味咀嚼自己的孤独痛苦,只有这种挟天风海雨般风驰电掣式地上天入地,方能让诗人发泄激越之情展示凌厉之志。屈原上下求索、艰难跋涉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诗人永远进取、不畏强权、九死不悔、宁折不弯的意志,给人以思想和灵魂的震撼!此外,在屈骚中还可以见到许多借流连山水以消忧解愁的描写: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离骚》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湘君》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郢》

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抽丝》

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

——《悲回风》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以远游。

——《远游》

……

大自然以它的真朴无伪、有容乃大部分消解了诗人在人世所感受到的污浊、黑暗和痛苦,正如诗人梁宗岱所言:“屈原正如羽衣翩跹的天鹅,因为太洁白的缘故,不耐洼池的污浊,戛然长啸远引于澄朗的长天之外。”[6] 自然山水的这种弥合创伤、抚慰心灵的作用确实在屈原和后世那些落拓不得志的文人身上发挥着神奇的效用。

以上屈原遭遇到的政治打击也好,人情冷暖也罢,都还算不上根本的烦恼,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人哪怕贵为天子、荣华富贵,依然向往出世归隐。人生最大最根本的烦恼是人人都得经历的衰老死亡。人生的稍纵即逝、短暂有限与自然天地的永恒存在、无穷无尽构成了一对深刻的矛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是绝大多数个体生命的必然写照,“明朝散发弄扁舟”是向无穷的自然回归。屈原感叹道:“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正因为人生长勤而天地无穷,因此就要高举远游、纵身大化,最

后超越有限的生命进而达到无限的宇宙境界: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离骚》

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

——《远游》

把人生当成旅途,把宇宙当成归宿;肉身在浊世里劳碌挣扎,精神寄寓于江湖;追求功成名遂,不忘及时身退;以王道社稷为己任,又憧憬回归后的恬淡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理解自己与宇宙天地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艺术就是这样超越肉身皮囊的感性个体生命,超越小我功名利禄的价值追求,超越人类历史的文明记忆,最终把精神安顿于这个弥纶天地、无始无终的大宇宙。这种家园意识是何等的一往情深!

[参考文献]

[1] 姜亮夫. 楚辞通诂:第 3 辑[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王夫之. 楚辞通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3.
[3] 孙作云. 诗经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7.
[4]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612.
[5]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
[6] 梁宗岱. 屈原·楚辞二十讲[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1.

The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of Chuci

FENG Jin

(*Marine College*, *Guangzhou* 510430, *China*)

Abstract: Chuci contained a splendid sight of animal and plant landscape. Its ecological function, to borrow the words by Confucius, is "to know more birds, beasts and vegetation", that is to say, to restore human's long declined subtle awareness and keen perception of every tree and bush, and then retrieve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great nature. Chuci described landscape and scenery from several angles, levels and perspectives. It created beautiful and demonstrative art state, and showed the ancestors' ecological emotion when they were moved by nature and hence loved it all the mor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verbs with aesthetic sense in Chuci, such as "youmu (glance)" and "zhouliu (travel)". This kind of special aesthetic sense is just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passionate homestead consciousness to natural ecology.

Key words: Chuci; Landscape; Ecology